



著夫科尼琴列
譯人

年童的寧

行發店書華新

年童的事列

著夫科尼琴列月
譯 人 金

行發店金華新

年童的寧列

著者 月列琴尼科夫
譯者 金人

出版者 新華書店

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

上海四川北路新鄉路一號
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版
一九五〇年三月再版

0185

1950年3月 5001—1,3000(滬2)

目錄

一	前面的幾句話	一
二	到辛比爾斯克去	二
三	烏里揚諾夫家的人們到了高庫石金諾	四
四	高庫石金諾	六
五	遊戲	九
六	鵝	一一
七	游泳	一三
八	小船	一四
九	關於讀書的對話	一六
一〇	可怕的故事	一九
一一	瑪莎姨母	二一
一二	散步	二三

一 前面的幾句話

我現在來對你們講講我們偉大的領袖，弗拉基米爾·伊里奇·列寧在還是小孩子的時候的故
事。

我的運氣真是非常的幸福：我是一個弗拉基米爾·伊里奇幼年 and 童年時代的見證人，和他在
一道玩耍過，一道遊戲過。他的母親，瑪里亞·阿列克散得羅芙娜·烏里揚諾娃和我的母親是親
姊妹。

沃羅加·烏里揚諾夫（註）從生直到中學畢業，都是住在伏爾加河上的辛比爾斯克的。現在這
個城市已經改名為烏里揚諾夫斯克了。

烏里揚諾夫家的人們，每年夏天都要到高庫石金諾村來的。我們全家也每年夏天要從喀贊到
那裏去。

我現在差不多已經七十歲了，但是我對沃羅加的記憶是這樣的新鮮、明顯，就彷彿這一切還
都是昨天發生的。

（註）列寧本姓烏里揚諾夫，沃羅加是弗拉基米爾的愛稱。——譯者。

我很清楚地記得，一個在凸出的額上，生著一頭光亮的，略微有些彎曲的，非常柔軟的頭髮

的，不很高大的結實男孩子；一雙閃閃發光的，有時會狡猾地縫縫起的眼睛；是個勇敢的，有力量的，非常活潑，但並不忙亂，有時會敏捷到冒險的地步，但又從來不會變成粗鹵的孩子。他平常總是穿著一身帆布西服，肩上披一件中學生穿的大衣。

沃羅加在那時候就是這樣。他很擅長口才，但是並不把話扯到遠處去，他無論在什麼時候，無論對於什麼事情，總是觀察得很周密，而且非常聰明和機警。

二 到辛比爾斯克去

春天裏，媽媽就預備到辛比爾斯克的瑪莎（註）姨母處去，並且答應帶我一同去拜訪沃羅加。那時他是十歲十一月，而我比他小十一個月。

真很難表現，當我一看見沃羅加時，我是怎樣的快活呀！我簡直是在狂歡中了。但是大哥和大姐們都來引逗我生氣了。

「你去和沃羅加見面吧，」他們說，「可是因為你去，他就不到高庫石金諾去啦。」

（註）瑪莎即瑪里亞之愛稱。——譯者。

我不是一個喜歡哭的人，但是這次却大哭起來，並且毅然決然拒絕這次有生以來的，第一次動人的乘輪船的旅行和短時期到辛比爾斯克去的逗留，只是爲了不要妨礙沃羅加到高庫石金諾去。直到媽媽參加進談話，和誠懇地答應我們的蒞臨並不妨礙沃羅加的來消度暑假時，我才安心了。

在辛比爾斯克，沃羅加非常親熱地招待我。我們在院子和在花園裏賽跑，玩捉鬼和「黑棒遊戲」，但是我頂喜歡的和記得清楚的是玩紙兵。

沃羅加自己用紙剪好它們，用鉛筆塗上顏色。有兩隊軍隊：英國軍隊——是沃羅加的（他那時很嚮往於英國人）和俄國軍隊——是他的兄弟米恰的。兩隊軍隊分別的特徵是以那時的服裝爲區分的：譬如，英國人穿的是結繩的靴子，俄國人——是高統靴子。

紙兵是靠了腳底下折起的一塊平紙板站牢的。這一塊平紙板做得很整齊——兩軍隊都是一樣的，但是兵士和將官却有分別。將官們的紙板更寬點，因此它們站得很牢。

兩軍在一張大桌子邊上排成了戰鬥的陣形，於是開始作戰了。用豌豆射擊，用手指彈。凡是不被彈倒的兵士都賞給一枚沃羅加畫好的獎章。

沃羅加爲了使我高興和惹動弟弟生氣，不使他注意到，用些小釘子把紙板釘在桌面上。這些兵士被豌豆彈到，很容易彎下身去，但是並不倒，可是米恰的兵士，甚至於將官們，都很容易倒

掉。這使米恰非常奇怪。他沒有想到哥哥的玩笑，不由自主地生氣了，努力用力把這些無敵的兵士打倒了。

三 烏里揚諾夫家的人們到了高庫石金諾

還是冬天時候，我們已經從信裏曉得烏里揚諾夫家的人，什麼時候和什麼人要到了高庫石金諾過夏天來的。

我和沃羅加一同抄寫，可是非常爲了自己的筆跡拙劣而害羞。沃羅加勸告我怎樣拿筆和改正筆跡。

每年夏天烏里揚諾夫家的人們到高庫石金諾來，不過有時並不一道來。沃羅加的父親，伊里亞·尼珂拉耶維支有時來得晚，走得早。他是一個國民學校的校長，有時要在喀贊爲了職務上的事情就攔一兩天。等到烏里揚諾夫家的大孩子們——安娜·伊里揚支娜和阿列克散得爾·伊里奇都長成年了時，他們也有時晚來或者早去了。

普通我們總比烏里揚諾夫家早到高庫石金諾。我的母親是作速記工作的，如果工作不牽掣着她，我們五月初就到村中了。我們是個大家庭。我們之中在中學內高班中讀書人都要去得晚點，

要在功課剛結束，暑假開始的時候。

我們不僅不肯損失一天的時間，甚至一點鐘也不肯損失。

這時走路還要騎馬或坐車。還是在將離開的前一夜，就跑到院裏去——看看車夫來了沒有，在馬匹附近徘徊，熱情到不能忍耐的地步。

伊里亞·尼珂拉耶維支和瑪莎姨母是帶着孩子坐輪船從辛比爾斯克出發的，在我們住的喀贊下船，然後乘車子向高庫石金諾出發了。那時，不論是在喀贊，不論在辛比爾斯克，都還沒有鐵路。

沃羅加照例是坐在車夫座上，和車夫開着玩笑：

『葉菲木叔叔，是因爲有了鞭子，馬才肯走路嗎？』

他總喜歡開玩笑，農夫們都管他叫『滑稽家』。

有一個車夫喜歡聞鼻煙。有一次他問：

『你爲什麼聞鼻煙？』

『這個，』車夫指着裝有聞鼻煙的樺皮煙盒回答，『可以清醒頭腦。』

因爲聞了之後，就要打噴嚏，所以沃羅加有一個時期，只要聽到人一打『噴嚏』就說這是在

清醒頭腦。

我們一向是很早就曉得烏里揚諾夫家那天一定可以到高庫石金諾的，而且努力在猜測他們幾點鐘可到。我們全家人都步行出兩公里去接他們，在十字路口上一家小旅店等着。有時我們猜不到來到的時間，一天就會跑來接兩三次。一接到，就大家都很快活的和高興的回到家裏去了。

烏里揚諾夫家的人們的來到高庫石金諾，我們就開始真正的熱鬧的日子。停止了外國語的工作，也不預備覆試功課了，全部孩子的快活情緒都提高了。我們這些孩子，總是包圍在伊里亞·尼珂拉耶維支的肩上，很正確地聽他講的每句話。我們稱呼他爲「伊里亞和尼珂拉伊支」。他非常喜歡小孩，從來不拋開他們。只有成年人制止我們，才會保持一會兒我們的親愛的人的安靜。

四 高庫石金諾

一所所謂「大的」或者「老的」房子坐落在峻急的岸上，離它有幾公尺遠的地方，穿過一條路，——是一帶廂房。

後來弗拉基米爾·伊里奇，在一八八七到一八八八年第一次流放時，就住在這間廂房裏了。離廂房不遠的地方，是一座築有風磨的小村莊。

關於高庫石金諾村，鄰近的農民們是這樣說法：「我看見你們的小村子，就想：真是奇怪

——它這樣小法，可是又這樣舒服。」大概因為它是位置在烏石尼亞河的高岸原故，顯出了非常的美麗。

在靠房子的水池裏面，在溫暖的夏夜中，青蛙便開起音樂會來了。黃鸝在緊挨着廂房的花園裏，在河岸的樹上鳴叫。

在高庫石金諾的一切都很古舊了；大房子的爐子壞了——因為沒有生過，房頂子漏水了，球檯邊緣也用氈子包着，小船有了洞，浴場被淹了，通到浴場去的小橋也漂走了。

我們嘲笑着這些缺點，但是它們並沒有使我們不安。

那時我們覺得，再沒有比高庫石金諾更好的地方了。如果有人看見一個新地方，我們就問：

「一定比高庫石金諾壞吧？」

「是啊……沒有河……樹又少……」

甚至那種從略贊到這兒來，走四十公里坎坷不平的石頭路的事，我們也覺得高興。到村莊裏來是到了另一世界，遠離開了日常的生活，遠離開了冬天的討厭的城市。

我們的外祖父，——阿列克散得爾·德米特里耶維支·卜蘭克，是一個醫生。他就在高庫石金諾，給農人治病。瑪里亞·阿列克散得羅芙娜是五個女兒的最小一個，她到住在平札的我的父母處來做客時，和我父親的同事，一個理化教員，伊里亞·尼珂拉耶維支·烏里揚諾夫認識了。

以後就燒了他。

外祖父在世的時候是很快活的，因為他的女兒都要全家到高庫石金諾來的；這種夏天的「聚會」在他去世以後，還繼續着。

在高庫石金諾是這樣住法：瑪莎姨母和媽媽——住在房子的角室內，伊里亞·尼珂拉耶維支住在書房裏，沃羅加和我——住在鄰室。

沃羅加很歡喜這間屋子，因為可以從窗子裏爬進去。

通過窗子到廂房裏去，到擺着一張自造球檯的中間大房去，成了必經之路。從北面，可以不走路，進這屋去，從小花園中通過陽臺，從南面——即從另一個花園——就可以經過窗子進去，到窗子去的地上被我們築成了一個小階磴。

夏天時候，整個房子的生命都是集中在這間打球房內。

九點鐘從床上起來，在吃早茶以前，我們就和沃羅加跑到這兒來了。

不僅檯球使我發生興趣，總有人在玩，——我們還在這兒決定未來的遊戲，從這兒出發去洗澡或去划船，留一組人在這兒玩「克羅凱特」（註）；年長的弟兄們準備去打獵，預備火槍和其他等等。

（註）遊戲的一種。——譯者。

在這兒糊成一個大得和門樣的風箏。從堤岸上跑到草地上去，把它放起來。沃羅加還叫放一個風車上去，使風箏催動它。他飛奔起來，用大力拉着繩子。農家的孩子們跑來了——看我們的怪樣子的風箏，我們大家都抓住繩子了，迅速放它起來，但是風箏壞了。

五 遊 戲

沃羅加很喜歡玩檯球。

我們時常用三人『賭法』，就是說輸了的人從遊戲中退出，下一局只能旁觀。

沃羅加時常和我比賽檯球，就像和一個非常強硬的敵手對壘一樣。

我們有一次會做過下面這樣談話。

『爲什麼你玩檯球，比沃羅加·阿爾達舍夫（表兄弟）好啊？』沃羅加問。

『是的，』我說，『他玩的少，或者是因爲不像我這樣歡喜玩。』

『不對，你沒有注意：他拿球桿的方法不對。』

『的確，我拿桿是右手在上面，他却是在下面。也許因爲這個，不過我沒有注意。』

有一天我向沃羅加提議下棋。他那時已經對這種遊戲玩得很好了。

『等你下好的時候再下吧，』他回答，『你不是下棋，簡直是「推」棋（就是不思想移動棋子，隨便來）。』

但是就我自己的年歲看來，我玩得是很好的（那時比現在棋還要下得少，下得壞），有時會戰勝成年人。

我開始強約他，並且說：

『我檯球比你打得好，可是我並不搭架子。』

『呸，這是你的事。』沃羅加回答。

自然，我從沒有一分鐘，從沒有想到搭架子不和他玩檯球的事。

沃羅加對一切遊戲都要沉思和認真。他和他的妹妹奧麗亞，給我訂下了從辛比爾斯克帶來的『克羅凱特』嚴厲規則（他們也玩的）。譬如說，他們不允許錘頭觸球的時間太長，要求快打。

沃羅加對於體操運動沒有什麼興趣。只是玩一種騎竹馬，但是很少玩它，他說，在高庫石金諸應當盡量玩辛比爾斯克沒有的東西。

六 鵝

在高庫石金諾，沃羅加總是全部時間都消磨在休息和遊戲上的，但是他在辛比爾斯克，雖然是很早的兒童時代，已經讀了很多書。他到圖書館去借書，總是自己的姐姐安尼契珈同去。

有一次，安尼契珈玩笑着問我：

「珂里亞，（註）沃羅加對你講過嗎，怎樣到圖書館去的？」

「沒有，沒有說過。幹什麼？」

「你問問他。這很有趣的。」

沃羅加過了一刻，而且又不很願意地對我講，在到圖書館去的路上遇到了一羣鵝，他一向是喜歡引逗他們的。幾隻鵝伸着脖頸向他進攻了。當這種衝鋒變成了非常頑強不可收拾時，他就仰面躺下來，用腳踢鵝。

「爲什麼不用棍子呀？」我提出了問題。

「手頭沒有棍子，用腳來防禦，雖然不大普通，但是可靠。」

（註）作者的名字叫尼爾森，這是愛稱。——譯者。

我敢說，沃羅加是非常活潑、敏捷和聰明的人，他從來沒有和我以及和其他的小孩子們口角過。他只不過躲開那些不肯接近他的人。真是沒有什麼可非議的：他從來沒有和同伴們相罵和相打過，不過有時對於固執某一種意見時，他却永遠要非常熱烈地爭辯。

沃羅加的爲人很單純，很自然；對於自己的特點有一點自負。這種特點，可以說是自然而然地發生的，所以沒有妨礙到任何人，也沒有引起什麼羨慕，只不過儘了模範作用。

他有一種誘惑四圍人們的說不出的魅力。

烏里揚諾夫家裏有一個侍候沃羅加的保姆，叫做華爾娃拉·葛麗高里耶芙娜，是我的保姆的大朋友。她們是同鄉，都是平札省生的人。

我媽媽會說過，這些老太婆把自己的五六歲的孩子哄得睡熟以後，便坐在小窗子傍邊，或者台階上，就談起天來了。

我們的保姆曾經把自己的談話告訴過媽媽：

「我稱讚沃羅加，我說——是個聰明的，金孩子，但是華爾娃拉·葛麗高里耶芙娜說：別的好孩子們——可以說是金子，可是我的沃羅加呀——他是寶貝。這樣大家就都管沃羅加叫「我的寶貝」啦。」

七 游 泳

風磨快活地響着，蒼蠅嗡嗡叫着飛繞，七月的炎熱的白晝散放着暑熱。從河邊的浴場上傳過來孩子們的呼聲和笑聲。

我們頂頂高興的事——就是游泳，從早到晚地游泳。

『你今天洗了幾次，沃羅加？』

『三次。你呢？』

『我已經五次啦。』

到一天完了的時候，孩子們像這樣游泳差不多有十次，或者還要多。

沃羅加和我以及其他的表兄弟們——我們都是很早的童年時代就歡喜在水裏玩的，但是並不會游泳，一定要在岸邊和橋傍的淺處，或者在浴池內亂竄，年長些的人們都叫我們『只會弄混水的小青蛙』。這個可恥的和藐視的稱呼傷了我們的自尊心。我記得有一年夏天，我和沃羅加，另外還有一個同伴學會了游泳。凡是每一個七八歲的孩子要游過一條不很寬的河，游過去後，如果能够一氣不停再游回來，這才能算是會游泳的人。當小游泳家第一次游過河去時，總要有一個大